

在回国调查途中,有人要杀我们

3

侦探悬疑



儒翁爷 著
古吴轩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小男孩寄往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三封信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。当局介入后久无头绪,这个时候,一位来自中国的“大学化学讲师”行动了。从伦敦追查线索来到重庆鬼城,没想到,在那里迎接他的,是一具穿着红色泳衣、被吊在树上的童尸……英国华人留学家庭的灭门惨案揭开了重庆红衣男孩悬尸索魂的秘密!

[上期回顾]

我们赶到朴茨茅斯的凶案现场去调查,发现这是一个华裔家庭居住的房子,里面很久没人居住了。瑞恩告诉我们,在房子门前的一棵大树上,曾发现挂着一具穿着红色泳衣、头上扎着银针、脚下挂着秤砣的童尸。

天擦黑的时候,华灯初上,晚上的军港显得更加绚丽迷人,我们却无心流连,连夜驱车返回伦敦。老福让瑞恩给我们找了一家下榻的旅馆,瑞恩说官方给我们安排了住所。但老福拒绝了,他坚持要住旅馆,说他早已习惯了。

舟车劳顿,我匆匆洗了个澡之后就躺下了。半夜惯性的被尿憋醒——我今天没怎么喝水呀。借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光线,我看见老福居然还没睡,只是脱掉了外面的大风衣,人依然蜷缩在沙发里,黑暗中手上的红点一明一灭。我也没打搅他,静静地如厕回来又慢慢地躺下。再醒来的时候,就见老福已经穿戴、洗漱完毕,坐在桌子旁边吃早餐。我嘟哝了一句:“你真是个大神,你昨晚到底有没有合眼?”老福也没正面接话,只是说:“收拾收拾,今天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,然后就可以回国了。”

从伦敦回来之后,我们一行便向重庆都赶了过去。为什么我们的目的地是重庆?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从伦敦海关处出来之后的事。

在海关处办完事,瑞恩帮我们买了机票,一行人便在VIP候机厅里休息。老福也没等着我们发牢骚,就主动说开了:“屋主张顺英,英文名哈里斯·张,妻子罗琳·苏菲亚,瑞典裔英国人;母亲郭淑芳,不会说英文;孙子张瑞恒,英文名威廉·张。张顺英在新世纪初来英国留学,后来在朴茨茅斯定居,2003年和大学同学苏菲亚结婚,于次年生下张瑞恒。前面那些资料,都可以从民政局的档案中查到。”

我和瑞恩点点头,都抱着双手饶有兴趣地等着老福说下去。他说:“信是张瑞恒写的。我告诉你们那三封时,隔近一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一时间送

达贝克街。”

老福说:“英国邮政多以郡下面的镇为单位设置投递点,一些村落也会安置有邮筒。我们到达张顺英家房子的时候,我注意到了路边的邮筒是新的,而下面的基座却是旧的。到邮政总署的时候,我查到那个邮筒其实在半年前就坏了,到前几天才修好。而显然寄信的张瑞恒不知道,就把信投了进去。直到三天前邮局检修更换邮筒的时候,才发现里面有三封信,这才一并放到了其他的邮筒里,给邮寄了过来。”

我猛地拍了一下脑袋,我怎么开始就没注意到呢?老福看了我们俩一眼,接着说道:“而在海关处通过出入境记录,我查到张顺英是在9月17日出境的,也就是张瑞恒第一封信的后一天,和妻子苏菲亚离开英国飞往北京的。两个星期之后的10月3日,郭淑芳也带着张瑞恒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国际航班。”

“张瑞恒屋子里的被子没有像其他房间里那样被叠好,电话也没有合拢,甚至台灯的按钮都还是摁着‘ON’的那个方向。显然是在接电话的时候,受到了什么惊吓,或者被电话里的什么声音给吓到了,电话话筒都没放好,掀开被子也没来得及关灯就跑下楼去了。”听到这我大吃了一惊,用焦急的眼神催促老福赶快讲下去。

“通过电信局我查到了张顺英家屋几部电话的通话记录。9月16日早晨张顺英夫妻的卧室里接到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,来自中国重庆都。而9月23日晚张瑞恒的房子里也接到了一个越洋长途电话,号码也是老家打来的。”老福说道。

“也就是说,瑞恩插嘴把老福的意思梳理一遍道,“9月16日张顺英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,9月17日就起程离

开了英国。而9月23日晚张顺英在中国给儿子张瑞恒打了一个电话,张瑞恒很惊慌,好像是被电话里的什么吓到了,下楼去找了奶奶。而之后没几天,他们祖孙俩也离开了英国。”

老福舒了一口气,接着说:“他们的确走得很匆忙,屋子后面的车库都没有上锁。张瑞恒在9月23日之后的某一天匆忙给福尔摩斯写了第三封信,然后就在次日一早出门跟奶奶离开屋子回国的时候,把信投进了邮筒。”

最后,我心有余悸地说:“那个孩子的死状……”老福微微闭上了眼睛,用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说道:“在东南亚的一些部落以及中国的苗寨中,一直流传着一种诡异的巫术,叫索魂。他们认为,可以将一些特别的人的魂魄从躯体中赶出来,然后通过一些特殊的法术、符咒等,将所取到的人的魂魄炼制成药物,人服用后,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。这种荒谬的说法,得到一些赌徒和罪大恶极的人的推崇。

“把男孩制服,给他穿上锁魂红衣,系上坠魂砣,这就是留魂。再把男孩杀死,并用分魂针插入他的头顶,这是泻魂。最后再挂在木梁上——按道家的说法,魂魄是不可能完全取净的,所以必须让他离开土地。挂在木头上是因为木代表生命,特别是槐树,他们认为带有‘鬼’字的槐树,阴气极重,能够促进引魂的效果,这样才能把孩子的魂魄吸干净!”听到老福说出这些我此前闻所未闻的话,我不由得惊呆了。没想到那个孩子如此诡异的死法,竟然还有这样的解释。

出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后,我们坐上了渝宜高速,经长寿到涪陵下了高速,前面就是三峡水路了。我们雇了一条小船赶往都。说是

船,其实也就是一个小木筏子,船身中间用芦苇扎了个舱,后面放了两个躺椅。这船上只有一老一少祖孙两人,老人有六十多岁,身板还挺硬朗的,目光坚定而睿智;小孙子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。

等我们坐定之后,本以为这船就此开动了。关于都的传说我平常也没少听说,“鬼城”都位于长江北岸,是全世界最富盛名的鬼文化名城。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鬼怪小说《聊斋志异》《钟馗传》等均对都有生动描述。

老福突然不经意地踢了踢我的脚。我一个激灵,朝着他看了过去,却发现他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,依然托着腮帮倚在躺椅上,用手若有所思地在江水中划着。我又不由得恍惚了,刚才确实有个人踢了我一下,难道不是老福?正想着,却发现老福划水的动作不对,他不是随意地划水,而是在水中写字。我也斜着眼睛努力地辨认着,只见他的手在水上缓缓写着:“小心船夫!”

我顿时一愣,这时左右看看,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江面上起了一层浓浓的雾,在那雾气中迎面开来的船都看不清楚,甚至连人的说话声都瓮声瓮气的。这时候,老船夫慢慢地停下了船,小船缓缓立在了江心。那老船夫说道:“船好像出了点漏子,我去检查看看还有没有得修。”说罢就钻进了半弧形的船舱,搬开那船板寻找什么东西。

老船夫找了一遍,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,又钻出来在其他地方乱翻,同时也急出了一身汗。这时,老福悠悠地说了一句,“你是不是在找这个?”说罢脚下随意一踢,船板下面便滚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刀来,“啵当”一声停在老船夫面前。

杜贺意识到自己躲不了坐牢的命运

完

官场小说



丁志阔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,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。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,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,总喜欢玩两把,一来二去就上了瘾,渐渐成为桌上的常客。他擅长打麻将,善于迎合领导的喜好,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,可以说是官运亨通,财色双收。身为监察局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,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。当杜贺通过牌局,将官职、金钱、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,危机也悄然逼近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李明博先后接到两封举报信,都是举报杜贺多次去境外参与赌博、挪用公款、贪污受贿等违法违规问题。而且经过调查基本属实。

一进许云山的家门,许云山就递给了他一包东西,杜贺想要打开看看是什么,许云山制止了他,说道:“回去再看吧,我要跟你说几句话。”杜贺停住了手,诧异地看着许云山。

许云山说:“你知不知道省纪检委成立了专门调查组,已经进驻了江城市,对你的问题开始进行调查。”杜贺一听,脸色突变。

许云山叹了口气说:“我也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,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不清楚,但我要给你一个忠告,有些事情赶紧想办法处理掉,别等人家查到头上再处理,恐怕来不及。”杜贺声音都发颤了,害怕地问道:“许叔,那…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?”

许云山说:“没有办法,除非你在中央和省里有人帮你说话,否则只能听天由命。”杜贺说:“我在中央和省里哪有什么人,倒是跟省里一些领导有过交往,但我想这种时候,他们恐怕……”

许云山说:“嗯,你放心吧,我会尽量从中帮你周旋的,但愿你能躲过这一劫。”杜贺闻听此言,恨不得给许云山跪下,千恩万谢地说道:“那太感谢你了许叔,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。”

许云山说:“这种时候,你还跟我说这些客套话,赶紧回去吧,最近风声比较紧,你不要再跟我联系,有事我会联系你的。”杜贺点点头:“嗯,知道了。”许云山还是有些不放心的,继续嘱咐道:“另外,你不要跟任何人透露咱俩之间的关系。即便是别人问起,你也说咱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,听见了没有?”

杜贺说:“您就尽管放心吧许叔,我是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”说完之后,杜贺不敢在许云山家里久留,赶紧撤了出来。

杜贺从许云山家里出来后,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……杜贺打开许云山送给他的那一包东西,果然不出

所料,竟然全是自己以前送给他的那些字画、印章、玉石等。很明显,这是许云山在处理身后事了,他也害怕把自己牵扯进去。杜贺忽然很怀疑许云山刚才所说的话,他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帮自己,或者仅仅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情绪,故意放的一个烟雾弹而已。杜贺苦笑了一下,现在他对官场上的所谓友谊已经失望至极,官场上哪来的什么友谊,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而已。

杜贺没有将车子开回家里,而是直接开到了李明博的家门前,他下了车摁响了李明博家的门铃,响了半天却没有人接听,显然李明博还没有回来。杜贺又重新坐回了车内,他想给李明博打个电话,想想又忍住了。

杜贺看到李明博的妻子常静扶着包回来了,她还是那么朴素,脸上不施粉黛,挂着一丝幸福的微笑。杜贺没有打扰常静,任凭她打开自己的家门走了进去。已经快到深夜了,李明博依旧没有回来,杜贺还在耐心地等待着。不一会儿,终于有一辆黑色轿车驶来,杜贺知道那是李明博的车子。

果然,车门打开李明博走下了车,他显得很疲惫,可能连日来的工作让他太累了,他的步子都迈得不是那么稳健。这时杜贺摁了摁车子的喇叭,李明博听到响声,回过头向这边张望了一下。杜贺走了下来,李明博看到他,也迟疑了一下,然后向杜贺走来。

两个多年的挚友相见,分外有一种别样的情愫。李明博问:“这么晚了,你在等我?”杜贺点点头。李明博当然知道杜贺等他干什么,他现在是调查组的主要成员之一,他想杜贺一定是有所求于他。

李明博又问:“你还没吃饭吧,走吧,我请客,咱们喝一杯。”杜贺点点头。

李明博上了杜贺的车。杜贺开着车子,来到了他们二人经常去的一家酒馆。李明博亲自给杜贺倒上酒,杜

贺想要说什么,却被李明博一摆手给拦下了。“来,咱兄弟好久时间没有一起喝酒了,今晚什么都不要说,只喝酒,我陪你一醉方休。”李明博说完,首先将那一整杯白酒喝了下去。

杜贺见李明博干了那杯酒,自己也犹豫了一下,然后将那酒一口喝了进去。不知道为什么,这酒到了他的嘴里,竟是那样的苦。喝完这杯酒之后,李明博饱含真情地看了看杜贺,动情地说道:“杜贺,你信吗,在我李明博的这一生里,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,不论是过去、现在,还是将来……”李明博说完这话之后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是的,朋友,究竟什么是朋友?难道朋友还一定要兵戎相见吗?

杜贺低下头,哭丧着脸不说话。李明博说:“杜贺,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,你一定很恨我,可……”李明博停了一下,“可即便你是我的朋友,我也不能眼看着你在歪路上越走越远,否则只会毁了你。”杜贺抬起头,直直地盯着李明博看,他的眼神中有怨恨,也有无奈。

李明博将杜贺的手抓了起来,说道:“杜贺,如果你觉得我不仗义,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打我,即便是打死我,我也绝不会还一下手的,不信你就试试。”李明博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抓起杜贺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打,打了几下之后,杜贺终于强行将那手抽了回来。

杜贺苦笑了一下,然后举起杯子说:“来,咱还是喝酒吧,是的,今天咱不聊其他,只是喝酒。”说完,杜贺打了一个响指招呼道:“服务员,再来一瓶。”

服务员把酒拿来了。杜贺掏出钱包,想要付钱。李明博见状赶紧制止,

迅速从自己包里抽出一沓钱递给服务员,“今天必须我请客啊,你不要跟我争。”杜贺苦笑说:“还是我来吧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你应该很清楚,我比你有钱。”李明博说:“不,今天无论如何这酒是我请客。”

杜贺跟李明博推让了一番。杜贺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,苦笑着一句:“你是怕这顿不请我,以后就没机会了吧。”说完之后,杜贺愣住了,李明博也愣住了。两个人尴尬地对望了一下。服务员终于还是将杜贺的钱拿走了,李明博没有再跟杜贺争。

杜贺见话已经说开,忽然心情就放松了许多。他给李明博倒满了酒,说道:“明博,其实我也了解你的难处,毕竟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三十年,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,你放心,无论你怎样做我都不怪你。而且,今生能够有你这个朋友,我无怨无悔。”

杜贺的一番话,让李明博万分感动,长期愧疚的心突然得到了一丝释放,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李明博端起酒杯,动情地对杜贺说:“杜贺,或许从朋友的角度来说,我做得并不好,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并不差。”

杜贺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“明博,你什么也不要说了,我知道你尽力了。来,咱们还是喝酒吧。”这顿酒,杜贺和李明博喝得很痛快,那是一种失意之后酣畅淋漓的发泄。杜贺自始至终也没有向李明博打探调查的进展情况,李明博也没有主动跟他说,两个人无形之中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
李明博知道杜贺是一条汉子,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会敢作敢当。两个人喝着、笑着、哭着、闹着……在那个小小酒馆的角落里,就像两个孩子一样,无拘无束,开怀畅饮。这一刻,没有官职,没有利益,没有倾轧,没有算计……有的只是纯真的友谊。那一晚,两个人都醉成了一摊泥……